



# 宗密之禪宗史觀

幻生

## 論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

(續上期)

宗密將江西、荷澤、北秀、與天台並舉，對天台止觀，視為十室之一家。

其次，關於北宗禪的思想，我們對照禪源諸詮集都序，禪門師資承襲圖，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三三種資料，看宗密所說。

### 一、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初息妄修心宗者，說眾生雖本有佛性，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，故輪迴生死。諸佛已斷妄想故，見性了了，出離生死，神通自在。當知凡聖功用不同，外境內心各有分限，故須依師言教，背境觀心，息滅妄念。念盡即覺悟，無所不知。如鏡昏塵，須勤勤拂拭，塵盡明現，即無所不照。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，遠離憤鬧，住閑靜處，調身調息，跏趺宴默，舌挂上顎，心注一境。(大正四八·四〇二中)

### 二、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北宗意者，眾生本有覺性，如鏡有明性，煩惱覆之不見，如鏡有塵闇。若依師言教，息滅妄念，念盡則心性覺悟，無所不知。如磨拂昏塵，塵盡則鏡體明淨，無所不照。故彼宗主神秀大師呈五祖偈云：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須拂拭，莫遣有塵埃。

評曰：此但是染淨緣起之相，反流背習之門，而不覺妄念本空，心性本淨。悟既未澈，修豈稱真？(劍南復有淨象宗

旨與此大同；復有保唐宗所解似同，所修全異。不可繁叙，他日面奉一一辨之。)(正續一一〇·四三五c—d)

### 三、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說：

拂塵者，即彼本偈云：『時時須拂拭，莫遣有塵埃』是也。意云：眾生本有覺性，如鏡有明性，煩惱覆之，如鏡之塵，息滅妄念，念盡即本性圓明，如磨拂，塵盡鏡明，即物無不極。此但是染淨緣起之烟。未見妄念本無，一性本淨。悟既未澈，修豈稱真？修不稱真，多切何證？

疏方便通經者，方便謂五方便也。第一總彰佛體：依起信論。謂佛者覺也，自覺覺他覺滿。離心名自覺(覺心無心為離心也)，離色名覺他(覺身無身為離色也)，俱離為覺滿(覺自他離身心煙自在知見)。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(心也，釋自覺。謂：讚歎不喜，打罵不瞋，離念即無心，無心即與虛空合體，故名等虛空界。若起心，即不等虛空界也。)，無所不遍，法界一相(色也，釋覺他。)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(俱也，釋覺滿。)。如是用心，常無間斷，是長養法身。沒身沒心，沒天沒地，湛然清淨，亦名圓滿法身。瞥起心，即有心色，破壞法身。色是色蘊，謂五根六塵。心即四蘊，蘊是積聚義，亦名為陰；陰是覆蓋義。謂離念故無心，無心即無色。色心清淨，五蘊常空，故名一相。十二處、十八界例知。謂若離根塵識，即界分

常空寂，根根空，塵塵靜，根根無心，塵塵是聖。聖者正也。眼見色，意同知染法界，意不同知淨法界。耳等皆然。瞽起心，即十八界，無心即一相。一相者，無相，對境不動名如，不隨應是來。若見色有憎愛等，是動是去，非如非來。故無憎愛，即自在知見，此是光明如來眼識。餘耳等例之。謂無量如來，香積如來，甘露如來，華聚如來，法門如來，如次配五識也云云。乃至不見有身，身是佛；不見有心，心是佛；身心總不見，身心總是佛。

第二開智慧門：依法華經。開示悟入佛知見也。謂身心不動，豁然無念是定，見聞覺知是慧。不動是開，此不動即能從定發慧。意根不動智門開，五根不動慧門開。智用是知，慧用是見，名開佛知見。知見即是菩提，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心得。寂滅是菩提，滅諸相故。眼見色，不被色塵礙眼菩提云云（耳鼻舌身意亦然）。六根不礙諸塵相，即是圓滿大菩提。知是根本智緣真，見是後得智了俗。一往無間是緣真，先以證為根本。若不以證為先，所有知見隨染。今日熾然於六根得自在，由何物只緣先以證為根本。所以知見不染六塵。處處知見分明，名佛知見。次下釋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等云云。

第三顯不思議解脫，依維摩經。謂瞽起心是縛，不起心是解，二乘人厭喧住寂。貪著禪味是菩薩縛，不沉不寂，以方便生是菩薩解。二乘人在定即不能說法，出定則說生滅法，為無定水潤心，名為乾慧。但住不動中說法，不動是方便，說法是慧。二乘人聞說法不動為方便，便住不動中，無自在知見，在定亦不能說法。菩薩定中，有慧自在，知見即不被縛，得定得慧，於無相無作法中，以自調伏，名之為慧。五陰空空解脫，六塵無思無相解脫，心無所緣無作解脫，是名三空解脫門。次下釋經文十數節云云。

第四明諸法正性：依思益經。謂心不起離自性，識不生難故（離欲？）際，見是眼寂性（聞等五三三）。不起即無心，無心即無境性，是名諸法正性。眼是欲，色是障，眼識不生

離欲際（耳等五云云）。餘如別卷也。

第五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脫：依華嚴經。一切無礙人是無礙道，一道出生死是無住道，非長亦非短，解脫人所行是解脫道。因無異得離根塵，眼見色無異。一切色塵不能為礙無礙道。離塵色不染，見見離染解脫道。離染（耳等五云云）根相塵相，一法亦無塵來染，唯有知見獨尊，光明遍照。無礙道等覺，解脫道妙覺；等覺智照，依性起相；妙覺慧照，攝相取性。智能照理，慧能照事，分明知見，光明遍照。等覺是大智，妙覺是大慧。不起心心如，心如一切物皆如。如即是智，智能含慧，是名大智慧云云。餘如別卷。上四門文末皆有云云字者，悉是餘義插入別卷也。（正續一四·二七七 C——二七八 b）

禪源諸詮集都序，將北宗定為息妄修心宗，其宗旨，說明眾生雖然本來具有佛性，但為無始無明覆之，佛性不能顯現，故輪迴生死。其修行的方法，必須背境觀心，息滅妄念。妄念滅盡，恰如拂拭鏡上塵垢，使鏡之明淨顯現，無所不照。拂拭妄念的方法，要遠離憤鬧，獨住閑靜，調身調息，結跏趺坐，舌掛齶上，心注一境。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記，其內容與禪源諸詮集都序大致相同，只是用覺性代替佛性。其與禪源諸詮集都序相異者，便是末後收錄神秀的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須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』一偈。這首偈頌，一般稱為神秀呈五祖的開悟偈，事實上，可能是由南宗人創作的。我們看敦煌本六祖壇經，慧能之偈與此偈作一比對：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！  
（大正四八·三三七下）

慧能之偈：  
心是菩提樹，身為明鏡台，明鏡本清淨，何處染塵埃？  
（大正四八·三三八上）

神秀之偈，稱為持有漸悟主義的始覺門，慧能之偈，稱為具有頓悟主義的本覺門。這大概是荷澤神會或神會系統的人所偽造的。最後，宗密批評北宗之教說：北宗之說，違背煩惱即菩提的性空

之教，不能理解煩惱本空，心性本淨之義，悟既不澈底，修行豈能真實？

就北宗禪的教說，說得最詳細的，爲圓覺經大疏鈔卷三。圓覺經大疏鈔玄談第八修證門中，第一叙禪宗，此中又分叙祖宗、叙末計等四段，叙末計中又舉禪宗七家，其中第一家便是北宗。宗密在圓覺經大疏中，論及北宗之教說，僅有「拂塵看淨，方便通經」一句，他在圓覺經大疏鈔中注釋此句，却有很長的一段文字。其中解釋「拂塵」的文字較短，約與禪門師資承襲圖相若，其意亦同。茲將禪門師資承襲圖之文，畧爲變動其次序，以與圓覺經大疏鈔對照如下：

#### 禪門師資承襲圖

故彼宗主神秀大師呈五祖偈云：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須拂拭，莫遣有塵埃！

北宗意者，衆生本有覺性，如鏡有明性；煩惱覆之不見，如鏡有塵闇。若依師言教，息滅妄念，念盡則心性覺悟，無所不知。如磨拂昏塵，塵盡則鏡體明淨，無所不照。

評曰：此但是染淨緣起之相，反流背習之門，而不覺妄念本空，心性本淨。悟既未徹，修豈稱真？

#### 圓覺經大疏鈔

拂塵者，即彼本偈云：時時須拂拭，莫遣有塵埃是也。

意云：衆生本有覺性，如鏡有明性；煩惱覆之，如鏡之塵。息滅妄念，念盡即本性圓明，如磨拂塵盡鏡明，即無物不極。

此但是染淨緣起之煙，未見妄念本無，一性本淨。悟既未徹，修豈稱真？修不稱真，多劫何證？

比較這二者所說，幾乎完全相同。禪門師資承襲圖最後一段「評曰」，顯然爲宗密批評之言；圓覺經大疏鈔雖然未用「評曰」，初初一看，好像叙述北宗教說，然文中之「此」字，即指北宗之說，「此」字以下之文，乃宗密批評之言。圓覺經大疏鈔，首先說明「拂塵」，引用神秀「時時須拂拭，莫遣有塵埃」之偈。接着說明衆生本來具有覺性，恰如鏡子具有明性，煩惱覆之，

如鏡子爲塵埃所蔽。息滅妄念，則本性圓明。此如磨拂塵垢，顯現鏡之明淨，無物不照。宗密對於北宗的這種說法，加以批評說：北宗之說，只是說明染淨緣起之煙（「煙」大概爲「相」字之誤），並不知道本性本來明淨，妄念本來就不存在。悟不澈底，修行那能真實？修行不真，縱令多劫修之，也不能真實證悟。

其次，圓覺經大疏鈔解釋「方便通經」，方便，乃指北宗之五方便，宗密對於北宗的五方便思想，非常熟悉，由他來注釋北宗的典籍，應該值得注意。五方便，第一總彰佛體，第二開智慧門，第三顯不思議解脫，第四明諸法正性，第五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脫。

一、總彰佛體，這是依起信論立論的。以佛爲覺者，覺有自覺、覺他、覺滿之義。離心名自覺，離色名覺他，色心二者俱離名覺滿。覺滿就是覺行圓滿之義。接着宗密引用起信論說：「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遍，法界一相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。」就「離念之相」，宗密解釋說：「心也，釋自覺。謂：讚歎不喜，打罵不瞋，離念即無心，無心即與虛空合體，故名等虛空界。若起心，即不等空界也。」離念就是無心，無心等同虛空界。此中最重要的，是以「離念」爲「無心」。

關於法身問題，當然是指圓滿法身而言。宗密說：「沒身沒心沒天沒地，湛然清淨，亦名圓滿法身。」沒去身、心、天、地的主體客體，到達湛然清淨的境地，名爲法身圓滿。若瞥爾起心，即有色心而破壞法身。瞥起，便是在一瞬間忽然生起之義。心忽然生起，就有主客的對立；有主客的對立，也就有色心二個世界的成立，因此而破壞湛然清淨的法身世界。

對於色心的說明，宗密用五蘊來解釋。色是色蘊，心是受想行識四蘊。色蘊，具體的說，爲五根六塵。蘊爲積聚義，舊譯爲陰，陰爲覆蓋義。前說離念即是無心，無心即是無色。無心即無色，色心清淨，五蘊常空，故名一相。十二處十八界亦然。若離根塵識，則界分空寂，根空塵淨，根根無心，塵塵是聖。

至於宗密所說：「眼見色，意同知染法界，意不同知淨法



界。」其意雖然並非完全不明，若對照敦煌本「大乘五方便北宗」來看，其意更爲明顯。「大乘五方便北宗」說：

法界一相者，意知是法界，是十八界。眼見意知，念起多想生，隔障不通，即是染法界，是衆生界。眼見意知，離念即無隔障，即是淨法界，是佛界。一相無相，無一二相，即是實相。實相即是法界一相。（見鈴木大拙全集第三卷，一九二頁）

眼見色，意知法界，妄念生起，便有多想生，就是隔障不通，這是染法界、衆生界。反之，眼見色，意知法界，若能離念，則便無障，這是淨法界、佛界。顯然這是將眼見色認爲知覺作用或分別作用，妄念生起，便是衆生界、染法界；若能離念，則作用雖同，便是佛界、淨法界。所以，宗密批評北宗禪，「但是染淨緣起之相」，就是指此點而言。

瞥起心即是十八界，無心就是一相。一相便是無相。就如來眼識說，對境不動是如，不隨應是來。見色而起憎愛等，是動是去，並非如來。對境無憎愛，則知見自在，便是光明，也是如來眼識。

此外，宗密以無量教如來、香積如來、甘露如來、華聚如來、法門如來，配合於五識。就敦煌本「大乘五方便北宗」來看，這是相當於第二開智慧門第十一節之文；在敦煌本第一門中並無此文。敦煌本說：

眼是光明世界，耳是娑婆世界，鼻是香積世界，舌是甘露世界，身是象花世界，意是妙喜世界。娑婆世界，釋迦如來，以音聲爲佛事；光明世界，燈明如來，以光明爲佛事；香積（原作釋）世界，香積如來，以象香爲佛事；甘露世界，甘露如來，以甘露味爲佛事；象花世界，花光如來，以象花爲佛事；妙喜世界，法明如來，以一切法不動爲佛事。（見鈴木大拙全集卷三，一九七頁）

根據敦煌本看，其文意非常清楚明白。宗密解釋北宗五方便，顯見將其文意予以簡畧化，故文意不太詳盡明顯。最後論到不見有身，身是佛；不見有心，心是佛；身心都不

見，身心都是佛。就敦煌本看，其文如下：

問：身心既空，誰吐誰納？答：身心空，無吐納，即與無爲合。啓無爲，達實相。身心空，善廻向。廻向菩提，證眞常樂。常對境界，心無所著。身心二法染淨依，有念無量恆沙煩惱依，離念無量恆沙功德依。（見鈴木大拙全集卷三，一九三頁）

依敦煌本說，身心空，無吐納，與無爲合。宗密圓覺經大疏鈔，以無爲代佛。若依此意，與無爲合，便與佛合。身心二者爲染淨依，所以，身心也成爲佛與衆生所依。

以上爲宗密論及五方便的第一門，說明離念與無心；敦煌本名爲「第一總章（彰？）佛體，亦名離念門」，說明離念之意。二、開智慧門；敦煌本名不動門。圓覺經大疏鈔說：「依法華經開示悟入佛知見」，舉法華經論之；敦煌本說：「離念是沒⑦」，就離念而論。圓覺經大疏鈔說，身心不動，豁然無念是定，見聞覺知是慧，「開示悟入」之開，便稱不動，不動就是定，從定而發慧。宗密更就智與慧加以區別說，意根不動智門開，五根不動慧門開。智的作用是知，慧的作用是見，這叫做「開佛知見」。

六根無礙於煩惱塵相，便是圓滿大菩提。就知與見的關係說，知是根本智，見是後得智。知以眞諦爲對象，見以俗諦爲對象。證得知見，才成爲淨知淨見。知見若不以證爲根本，則不能稱爲眞佛知見。

三、顯不思議解脫門，依維摩經說明。敦煌本爲第三顯不思議門，初就維摩經不思議如解脫而立說。圓覺經大疏鈔說，瞥起心是縛，不起心是解。貪寂禪味是菩薩縛，不沉不寂，以方便生是菩薩解。二乘人在定中不能說法，以無慧故；菩薩在定中有慧滋潤，得定得慧，於空無相無作法中，能善自調伏，此名爲慧。

四、明諸法正性門，依思益經立論。思益經就是鳩摩羅什譯的思益梵天所問經。明諸法正性，敦煌本引用經文說：

思益經云：告網明：諸法離自性，離欲際，是名正性。（見鈴木大拙全集卷三，二〇九頁）

敦煌本的這段引文，便是思益梵天所問經分別品第三之文：

網明言：何謂爲諸法正性？梵天言：諸法離自性，離欲際，是名正性。網明言：少有能解如是正性。梵天言：是正性，不一不多。網明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如是知諸法正性，若已知，若今知，若當知，是人無有法已得，無有法今得，無有法當得。所以者何？佛說無得無分別，名爲所作已辦相。若人聞是諸法正性，勤行精進，是名如說修行。不從一地至一地。若不從一地至一地，是人不在生死，不在涅槃。所以者何？諸佛不得生死，不得涅槃。（大正一五·三六中—下）

思益經的這段經文，是就正性而論說的。思益梵天所問經，也爲天台「摩訶止觀」所引用<sup>⑧</sup>，作爲煩惱即菩提等思想根據。所謂正性，雖有「正性離性」等義，然在此處，與法性、佛性之義近之。

圓覺經大疏鈔說：心不起，離自性，識不生，離欲際，就是引用的思益經經文。心不起便是無心，無心即無對象，無對象也就是無境性。以無心、無境性，名諸法正性。

五、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脫門，這是依華嚴經立論的。敦煌本爲第五了無異門，相當於此。圓覺經大疏鈔，就華嚴經的圓融無礙思想，從無礙道、無住道、解脫道說明。到了不爲色塵所障的地位，唯有知見獨尊。獨尊可能爲獨存之誤。無礙道是等覺，解脫道是妙覺。等覺是大智，妙覺是大慧。心不起時，心就是如，心如則一切物皆如，如就是大智慧。依華嚴思想的北宗思想，從其他資料中也能證明。如宗鏡錄卷九十八引用神秀之言：

神秀和尚云：一切非情。以是心等現故，染淨隨心，有轉變故；無有餘性要依緣故。謂緣生之法皆無自性，空有不俱。即有情正有時，非情必空故，他即自故。何以故？他無性以自作故。即有情修證，是非情修證也。經云：其身周遍等眞法界。既等法界，非情門空，全是佛故。又非情正有時，有情必空故，自即他故。何以故？自無性以他作故。即非情無修無證，是有情無修無證也。善財觀樓閣時，遍周法界，

有情門空，全一闍故。經云：衆生不違一切剎，剎不違一切衆生。雖云有無同時，分相斯在矣；（大正四八·九四三上—中）

有情有，則非情空，反之，非情有，則有情空。這是從「他即自，自即他」來說明的。善財觀樓閣時，徧周法界，有情空故，唯見一樓閣。神秀的這段文字，顯然是以華嚴思想爲背景說明的。

以上就圓覺經大疏鈔敘述北宗思想教說的大要。宗密在五門末後說：「上四門文末皆有云云字者，悉是餘義插入別卷。」這說明了圓覺經大疏鈔的引文，均將北宗的文獻資料予以簡畧或省略了。所謂「插入別卷」，別卷是指的什裏，不太清楚。若說是指禪門師資承襲圖而言，似乎不像。禪門師資承襲圖，雖然是整理北宗的思想教說，但圓覺經大疏鈔省畧的部分，並不見於禪門師資承襲圖中。所謂別卷，究竟指的什麼，頗難推斷，不知是否是指的「法集別行錄」？

與北宗思想相接近的淨衆宗、保唐宗、南山念佛門禪宗，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，均有論及；如：「疏有三句用心，爲戒定慧者，第二家也。」其下一段文字，便是敘述淨衆宗的歷史（見<sup>㉒</sup>續一四·二七八b—c；「疏有教行不拘而滅識者，第三家也。」其下所述，便是保唐宗的歷史與思想（見<sup>㉓</sup>續一四·二七八c—d）；「疏有藉傳香而存佛者，第六家也。」其下所述，爲南山念佛門禪宗的歷史（見<sup>㉔</sup>續一四·二七九c）。因其思想與北宗接近，故歸入北宗論之，不另個別敘述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註釋：

⑦ 「問：是沒是常來？答：來體常故，故名常來。問：是沒是定？是沒是慧？」「是沒」的「沒」字，其意與「什麼」「甚麼」相同。

⑧ 摩訶止觀卷一說：「經言：煩惱即是菩提，菩提即是煩惱，是名推無生四諦，上求下化發菩提心。……經言：生死即涅槃。一色一香皆是中道。」（大正四六六上—中）